书评

回到“初衷”： 评《盟约：道教法箓的精神内涵与授度仪式》

Back to the Basics in Taoism: A Review of *Covenant: Spiritual Connotation and Teaching Ceremony of Taoist Dharma Lu*

陶金，《盟约：道教法箓的精神内涵与授度仪式》（共4册），中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ISBN: 9787573208507。

毛帝胜*

(MAO, Ti-sheng)

2023年下半叶，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上海城隍庙、句容市茅山道院为道教研究者陶金出资、出版了其过去十年来的研究心血——《盟约：道教法箓的精神内涵与授度仪式》（以下简称“盟约”），共有4册，将近百万余字的论文与教内文献合集，故要点评如此巨作相当困难，不仅内容看似庞杂却有系统，而且许多涉及历史、思想、语言与宗教等多重领域重迭建构一套属于道教的义理。《盟约》第1册乃是以道教创教神话里，东汉汉安元年（142 CE）太上老君与祖天师张道陵之“鹤鸣山盟约”而成立正一盟威道（汉末诸道团之一）的一首序曲，说明古代中国人乃至同时期人类具有的“盟誓”或“立约”的概念（书内称此部分为〈前夜〉），以及经“鹤鸣山盟约”而有的正一盟威道本身传承自中国两汉时期的政治制度与宗教思想（如：图箓、讖纬、世界终末与太平）。第2册则是说明正一盟威道的自“鹤鸣山盟约”确立后的法箓传承背后的义理建构，除了分析法箓背后具有的两汉政教思考外，还说明祖天师之创教初衷以及人类与鬼神之间的盟约——《清约》。第3册，陶金则是建构出以道教的本源来自祖天师的正一盟威道，由于该道本身的信仰者涵盖面较广——平民、贵族具在，而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的灵宝与上清则成为以正一盟威道为根基的“愈发向内”属性，也就是

* 毛帝胜博士 中国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史流动站博士后研究员。电邮地址：k38071084@gmail.com

将传承灵宝与上清等经系的道团之思想视为较少群体（贵族、仕绅）学习的学说；同时，也从授度仪式中建构出道教法箓乃是出自太上老君传承给祖天师，并透过祖天师作为“媒介”受度给群众，让他们获得神圣身分而体入“大道”，而使整个正一盟威道的道团组织在《清约》的规范下具有相当的自主意识与运作。第4册则是《盟约》的附录，但同时也是陶金过去十年来的田野与论证之精华，除了收藏许多有关法箓的文本资料——如：修水戴氏法箓文本、明代法箓、补职帖与传度合同契书等等，以及其研究法箓的相关研究之外，该册更表示其自身的学术研究原则。

《盟约》4册出版至今将近一年，给予道教学者与道教信仰者带来重大的冲击与影响，尤其在中国境内的澎湃新闻与豆瓣社群内便累积许多书评。不过这些书评的内容主要针对内容扎实程度以及学术与宗教之间的对话，其中最具代表者乃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白照杰与具道教神职身分之虚舟（笔名）俩人的点评。白照杰先是肯定陶金在资料搜集、梳理与统合的努力，以及其清楚说明作为道教的根源——正一盟威道的义理及陶金对于现世道教的一些愿景，再来也点出其在学术与教界两边（outsider-insider）往返时，避免不掉地将对道教的信仰情感带入研究的情形。虚舟与白照杰一样点出陶金在《盟约》内建立起学界与教界的对话与学界与教界对“神圣叙事”的处理机制，也指出陶金对正一盟威道的捍卫而削弱同时期之上清、灵宝的发展，但其特别针对陶金对道教“终极关怀”（义理）的理解进行批判；虚舟认为，道教的义理在于“解脱”，也就是所谓“体道成仙”，而认为陶金藉正一盟威道提出道教的义理乃是《清约》导出的理性、自由、平等、同命而与道教真正的本怀无关。就上述学界与教界人士的评论可以说是相当详细，笔者于此不多赘述相关意见，毕竟这是属于该书作者的课题。尽管如此，笔者仍针对陶金在《盟约》内呈现的“初衷”——即其有提及的“道教法箓精神内涵”与“学术本怀”二者说些想法。¹

首先，有关“道教法箓精神内涵”的部分，陶金透过《道藏》能掌握内的道经资料与部分历史文本建构出以正一盟威道为核心的叙事与论证，建构出大道之内“祭酒—箓生—道民”之间的连系关系。（页746-748）陶金用以比较之宗教，则是以类似“老君下教”或“鹤鸣山盟约”神话叙事的犹太教之YHWH（雅威/耶和華）与希伯来人的先知Moses（梅瑟/摩西）之间的神启与立约关系。不过陶金在此点出犹太教乃是对YHWH的绝对权威服从，人类乃是作为受造物的存在，不能与造物主比拟。然而，正一盟威道虽然是太上老君“下教”于鹤鸣山予祖天师，看似有高低之分，但实际上在正一盟威道的《清约》规范下，人类（授度之道民）、鬼神（道教又称“六天故气”）乃是平等关系，甚至从老君到道民都是“大道”体系内的平等关系。（页180-182，1251-1252）陶金利用比较宗教方法来探讨犹太教与正一盟威道可以说是让一般读者可以清楚知道两种宗教之间的根本异同，同时也详细说明正一盟威道的平等盟约概念乃是承袭上古中国三代以来会盟的传统，而会盟双方乃都是基于平等相待之原则，而正一盟威道则是透过《清约》打破过去巫师集团建构的“人类崇拜鬼神”祭祀

¹ 白照杰，〈白照杰评《盟约：道教法箓的精神内涵与授度仪式》 | 真容、滤镜与虚实之际〉，澎湃新闻（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780497），刊登时间：2023年12月29日。虚舟，〈信仰与学术之间〉，豆瓣读书（<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5798431/>），刊登时间：2024年3月10日。

之传统，建立祭祀之鬼神与道民之间的平等关系，如此梳理相当清楚，可以让许多今日学习道教者快速进入信仰状况。然而，正一盟威道内确立的平等关系本身就可以在人间建立出如同整体“大道”一般的运作体系——道团，道民皆都来自于同一股“气”，彼此之间在《清约》规范下相互帮助，共同面对“终末”成就人间的“太平”，如此即一种“解脱”，或是“体道合真”，因此陶金将正一盟威道的本怀义理诠释地相当清楚。故虚舟所谓“解脱”或“体道成仙”之说反而是与最初的正一盟威道本怀有相当的落差，这也很可能是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受早佛教修行观点影响而有的修行观念——即属于没有大乘佛教救度众生大愿（菩萨思想）的早期佛教思维；虚舟的这种思维反而是更倾向于金代以来在中国北方发展并结合部分佛教思想的全真道。

再者，“学术本怀的部分”，从这4册书建构的可以看出陶金的用心，尤其是结构式的脉络梳理，最后道出正一盟威道在历史与信仰上的制度、救度与实践。然而，有关陶金《盟威》的学术性，笔者与白、虚二位先生一样，认为陶金透过此书落实他的信仰实践，因位介于学者与道士两种身分往复，而会有较为扎实的主观立场在其诠释之中。像是，在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因正一盟威道的出现给予入道的百姓（不论阶级与种族）设籍成为道民，共享太上老君降下的“三天正一之气”。（页293-294）陶金便认为：“这是中国宗教史与社会史上最具转折性的一次革命（可惜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页554-555）陶金在此所言之“革命”乃是属于历史上发生过的重大现象，彼时能够证实正一盟威道的直接史料甚少而无法确知宗教文献的纪录是否符合理想中的运作，故陶金之陈述太过于相信宗教文献方面传达的理想而忽视同时期记载之史料有限的前提，以及宗教文献呈现的正一盟威道之运作在文献所叙述的历史时代是否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因此，陶金着重以宗教文献来填补史料的稀少问题，以建构出自己想象的正一盟威道历史，如此陈述与断言可以说是比较浪漫的举措，也可以视为陶金在“道教情怀”上的展现。

另外，笔者认为陶金以犹太教或亚伯拉罕诸教（Abrahamic religions）作为正一盟威道的比较对象，在宗教学的比较宗教方法上可能较为常见，但就历史学对宗教脉络的理解而言则较不能认同。笔者于此臆测，陶金在行文内特别强调犹太教，很可能是基于该教乃为亚伯拉罕诸教的最初本源；正如同陶金建构出正一盟威道乃道教之根本一般。（页245-246，425-428）事实上，所谓“犹太教”的定义相当的广泛且复杂，像是从Moses到南国犹大王Yoshiyahu（约史雅/约西亚）发起改革前的希伯来宗教是否属于所谓的“犹太教”，²而耶稣生前发起的改革运动严格意义上来说仍是犹太教的分支运动（并非历史意义上的“基督教”），而且从古至今犹太教各派对于YHWH、神启、誓约与人类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均有不同。再加上陶金对犹太教的认知引用的经文理解很可能是来自天主教《圣经》（思高本）的翻译理解；而且，陶金也直接地认为《圣经·创世记》内“天主的神”所谓“神”（Ruach）乃是受古希腊影响而有的“气”，而陶金也将这来自《圣经》定义的“气”来比拟正一盟威道的“气”。（页284-285）就笔者认之，“神”（Ruach）与同属亚伯拉罕诸教之伊斯兰的“al-Ruh”本属同一词，不仅有“气息”的意思，更是有灵体、天使、能量的意涵（al-Quran 19:

² Yoshiyahu“净化”圣殿，把多神教的仪式、祭司消灭，重新建构经典并建立起强化信仰YHWH一神之改革。

17)。同属亚伯拉罕诸教的犹太教与伊斯兰便有如此的不同，若将之比较出自中国的正一盟威道，个人认为这是不妥的。将不同文明脉络发展出来的宗教去脉络地直接比较，如此附会如同近年部分基督徒将中国文字的“船”字理解成“一舟八口”，成为所谓“大洪水时先知Nuh（诺厄/挪亚）一家八口人”的特殊理解。尽管在学理上笔者不认同陶金的作法，但在阅读《盟威》的过程中，亦确实会有类似的宗教比较联想。像是正一盟威道内人类透过授度而具有神圣身分而成为道民，乃是太上老君“分气”给予祖天师，祖天师再透过法箓“分气”给道民，因此都是分得同一“气”。而犹太教或其他亚伯拉罕宗教内其时也有类似的情形，创世之初YHWH或Allah透过“ruh”分给了人类始祖，而一些比较灵智（Tasawwuf, sufi）的修行者便会认为透过律法规范修行，领悟出相关内密便能够进入“Tawhid”（合一于真主/认主唯一）的状态。（林长宽，2014）某方面而言，“Tawhid”乃是YHWH或Allah对祂的信仰者展现之本怀，而归向祂的信仰者透过灵修便能够与之合一，这“归向”的过程也就是立约的行为，也是能确立类似陶金所说的“平等”。故陶金若要比较相关议题，建议可以另外开辟一则系列，即略述相关脉络作为背景，单就谈宗教信仰本怀会较为适合，作为以信仰为主要导向的著作。笔者会有这种想法，主要是考虑到整本书阅读下来，感觉陶金的文字并非是以学者作为其核心阅读对象，而是要数诸给道教内较为高层或学识较高者作为明白义理的重要典籍，可以说类似佛教天台宗或净土宗针对经典文献“判教”建构后传递给诸大德之举措。陶金在文字之间可以看出其对信仰实践于当世有着强大的盼望，看似“厘清”道教历史与说明义理，实则更有透过此书发起新一波道教思想革命的隐藏动机。最明显的特点是，将近现代“自由”、“平等”之类的政治思想术语带入，并在行文中多次强调正一盟威道问世后对传统“六天”鬼神巫术、血食祭祀与巫术权威奴役百姓的革命行动。（页490-492，54-555）犹如过去改革者们时常托古行道一般。

尽管在学理上的“本怀”实践，《盟约》内对正一盟威道的历史叙事可能没有如多数历史学者一般地以唯物主义思想挂帅的文献厘清与辩证历史事实之操作，但陶金仍有说明自身的学理原则。其点出目前学界在调研过程常常会出现的弊病，即为了发掘新的研究成果会将考察对象提供的数据视为自身之发现而毫不保留地发表，尽管在学术地位获得增长，但仍有失对当事人的根本尊重。陶金在《盟约》内虽有展现其搜集的大量历史与宗教文献，其中法箓文献为多，但细究其公开之内容可以见得陶金的用心，特别地将有关法箓传承内密的契文隐藏起来，甚至只展现部分图像而已。会有如此心思，笔者直接引用全书中最触动自身心底的话语，即“对于学者而言，公开田野材料可以积极地促进学术事业，数据越是珍稀，越涉及核心事务，其学术成就自然越大，甚至单单是披露独家材料展或学术声誉。只不过，对于内幕材料持有者的道士而言，泄漏法诀于非人（未立盟之人）实际是违背了其受法之初的盟约，并会‘殃及七祖’……”。总而言之，对于道门内部流通数据的公开发表应该是有限度的：尊重调查对象的传统禁忌是人类学、民族志研究中一贯的学术准则。”（页1274-1275）

总而言之，《盟约》乃是跨学术与宗教的一本具行著作，从行文中可以不断地看到学理与教理之间的不断对话，尽管仍是以正一盟威道与受度仪式作为阐释整个道教历史发展与义理建构的核心取径。同时，这套书的主要对话对象应该是目前道教内的

高层或是知识分子，笔者揣摩陶金很可能是要透过《盟约》带动起教内的“恢复运动”（Restoration Movement），也就是了解道教之根——正一盟威道《清约》之义理，改革当今世界道教之诸多“乱象”，以回到创教之初衷。然而，陶金并非提出此愿景的第一人，因在历史上许多民间教门创立乃是对道教于现世的腐败状况进行响应。如1926年，萧昌明便批判正一道张恩溥天师既不守《清约》又不弘扬道法，而在湖南另外成立新教门——天德圣教（宗教哲学研究社）；再加上民间教门又多以“地狱门前僧道多”来阐扬他们对当时道教与主流宗教腐化的无奈，由民间再发起新型教门作为崭新的天命转移与建构新的神谱，这种行动就犹如当时正一盟威道面对古老中国宗教之“六天故气”（指接受血食祭祀的鬼神）之响应。因此，陶金虽非提出恢复义理的第一人，历史上仍有如同萧昌明或其他出自道教的教门祖师曾意图恢复如同早期正一盟威道互助、平等与同归大道精神的实践者，但这仍不可动摇陶金作为透过学术研究对当今道教现况响应与试图提出改革的吹哨者。当然，以上仅为个人对《盟约》一书的些许感悟，整套书不仅是义理论证之思想著作，更可以作为学人入门学习道教的重要书籍。不过若要将此书推广，笔者仍有几个建议：1.《盟约》可以简化内容，撷取义理重点并将之公众化，而使不具学理或教道背景之人快速进入阅读状况，这也能使陶金的义理在道教内部传播更来得快速。2.《盟约》内对道教历史建构乃是穿插着历史与神话之叙事，像陶金对所谓祖天师在鹤鸣山见太上老君之事视为“历史事实”，这与东汉末年相关史料叙事有着差异，这方面的说明应当厘清，或是透过史料建构较有可能之历史事实。³ 3.《盟约》第4册收录文献叙述需再校正，否则会引导读者错解史料之情形，如明代的《明保安神受箓仙简》被年代为“明万历5年（1577）”（页1445），但在该文本末端便有书写“龙飞崇祯十有四年岁次辛巳孟秋”，故年代应为明崇祯14年（1658 CE）。当然，在道教研究部分，《盟约》一书对笔者受益良多，学习之余班门弄斧，赘述些许想法，笔者作为一位出初茅庐的道教历史研究学人，在此向陶金先生致以敬意。

参考文献

- 白照杰，〈白照杰评《盟约：道教法箓的精神内涵与授度仪式》 | 真容、滤镜与虚实之际〉，澎湃新闻（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5780497），刊登时间：2023年12月29日。
- 冈田英弘，2016，《日本史的诞生：东亚视野下的日本建国史》，台北：八旗文化。
- 林长宽，〈论伊斯兰Tasawwuf之“近神观”（Qurbah）〉，《新世纪宗教研究》13：2（新北，2014），页1-59。
- 毛帝胜，2024，《拨云寻古道：道教经箓文化研究》，台中：白象文化。
- 虚舟，〈信仰与学术之间〉，豆瓣读书（<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5798431/>），刊登时间：2024年3月10日。

³ 笔者在此会比较倾向《三国志》的叙事，由自称“师君”的张鲁创设“鬼道”与在汉中、川蜀设治，祖天师之神话很可能是张鲁建构用以巩固其“宗教王国”的政治神话，抑或是魏晋以后正一盟威道祭酒从建构出来的神话；类似的情况在冈田英弘《日本史的诞生：东亚视野下的日本建国史》中便有天武天皇为政治巩固与动机而建构出初代天皇——神武天皇东征的神话。详见：（冈田英弘，2016）。